

# 人文與科技對話：重返經典議題

黃榮村\*

## 人文與科技對話的變與不變

從長科會經國科會到科技部，一直都有人文處或人文司在統籌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。就過去 20 幾年來的平均趨勢而言，在大專教師與學生數來看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占有四五成左右，研究案核定案件數，大約占有所有件數 1/3 以下，所分配經費則在 1/4 以下。以英文論文為主的國際性統計中，臺灣的總論文章大約在全球 17-22 名中擺盪，人文社會科學的貢獻量不到 1/7。從統計指標看，可說是低度表現（under-represented），但是人文社會科學很多重要的研究與貢獻，來自專書與中文論文，如在文史哲藝術宗教與法律等專業上，還有在更重要的人才培育與教育過程中，更無法忽略人文社會素養的培育。但是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，人文社會科學與其他理工生農醫學領域，先是在研究貢獻及經費分配中，做形式上硬碰硬的互相比較，也曾弄得互相不高興，覺得雞同鴨講，並沒有深入去互相了解，因此難以在歷史進程中，發展出分工整合的概念架構出來。後來慢慢發現，更重要的應該是互動與合作才對，尤其是在有關社會經濟發展、人類福祉科技與防災科技的開發、流域與都市文明的建立、以及國家社會人文精神的展現等項上，絕對需要一些有效的正面作法，來促成科技與人文層面的互動及整合。我到國科會擔任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後，就覺得在這個人文與科技可以互利的互動基礎上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

首先是出版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當為領域內與跨領域互動的平臺，於 1997 年 5 月出版第一期，一直到改成科技部人文司後仍發行不輟。我曾於 2017 年，在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18 卷 3 期的「創刊 20 週年紀念特刊」中，寫過〈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20 年〉一文，詳述這段歷史，請參看。文內還提及當時一併規劃推動的人文與科技互動的諸多項目，包括有如何規劃與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，在會中研議執行經典譯注計畫（已出版 60 餘冊）、規劃成立

\* 曾任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。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名譽教授、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講座教授

人文與社會科學兩個全國性研究中心（由朱敬一處長完成設立）、確認由各學門擬定三個等級的學刊與專書系列清單（成為後來 TSSCI 資料庫的基礎工作）。另外則是辦理十一場「科技與人文對話」，由人文處主催，主委劉兆玄主持，有些值得再進一步發展的題目，則合併放到學門內或跨學門跨處的大型計畫中，包括有基因科技中的 ELSI 議題、資訊時代與網路科技中的人文及社會議題等項。全國科技會議受此影響，也開始將類似的部分議題，陸續放入正式的討論題綱。

比較特殊的是，因為人文處有法律學門，所以被要求提出「科技基本法」草案，在蔡明誠與葉俊榮等專家協助下，由國科會在 1999 年 1 月弄出一套內閣法與國內第一個基本法。臺灣有幾個基本法，依序分別是《科技基本法》、《教育基本法》、《環境基本法》、《通訊傳播基本法》與《原住民族基本法》。《科技基本法》中有三個應做定期監督的項目：（1）R&D 經費的保障（3%GDP 以上），（2）基礎科學研究占總體 R&D 經費至少 15%，（3）在發展國家科學技術時應均衡與整合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。每四年舉辦一次的全國科技會議，應最適合做這種檢視，今年又到了定期體檢的時候了。不過前兩項指標容易監督，第三個指標則並無經常性的評估。

現在與以前並無兩樣，有很多大問題裡面都有糾葛不清的科技與人文議題。如 AI 與網路科技、生物與基因科技、全球氣候變遷、臺灣本身的大型自然災難與國際性疫病。過去的人文處與現在的人文司都曾在政策要求下，參與並提出科技與人文整合的研究計畫，但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界在這些事件的認同以及參與上，由於並非本行或專長題目，不容易有強烈的使命感，所以若無卓越的學術領導，經常只是應個卯，難有重要貢獻。現在的情況是否已有改進，則仍待驗證。

## 重返經典議題

現在流行建立對話平臺，也強調跨界合作與整合，有人將文創產業視為這種觀點的最佳實驗場域。但若人文藝術部分乏善可陳，則所謂科技與人文對話終究是鏡花水月，或者成為膚淺的交流，難期有真正成果。我聽過幾位音樂與藝術界的代表性人物，過去在參與全國科技會議會前會時，清楚表達過這類憂慮與想法。這是一直在推動文創時，所必須面對的根本性問題。

前述的科技與人文對話系列以及經典譯注計畫，可說是相輔相成的兩個輪子。但是經典有兩種意義，一為歷史上的經典作品，另一為以研究經典議題為主軸的現代作品。我因為過去推動了這個計畫，一直覺得有生之年應該也參與

譯注一兩本經典作品，才算盡了責任，現在終於年過七十，比較有機會可以做好這件事，但受限於專業，就在 Mind（心智、心靈）的主題上想辦法。有關 Mind 寫作的經典不少，如 William James, Sigmund Freud, Jean Piaget, 與 James Gibson 的大部頭著作，但現在已很少人願意像讀文史哲經典一樣，去看它們，最多在教科書上以總結方式寫一寫。在學術演進過程中，Mind 的經典議題開始與現代科學結合，被放在現代科學脈絡中重新詮釋驗證，所以將過去有關 Mind 的經典作品，譯注出來是事倍功半的，因為太多內容已經過時或經不起驗證，真要利用大量譯注來平衡，則形同重寫，那是事倍功半也不會有人真正花心思看的。

在此原則下，我選了兩本可供譯注的心智大書。一本是哥倫比亞大學 Eric Kandel（1929～；2000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）於 2012 年出版的神經美學專書 *The Age of Insight: The Quest to Un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, Mind, and Brain,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*（啟示的年代：在藝術、心智、與大腦中探尋潛意識的奧秘）。本書設定維也納 1900 年左右因緣際會的時空場域，解析藝術與科學之對話，並從精神分析、當代神經科學與認知心理學角度，解讀人類心智在創作與賞析時的運作過程，並佐以實例。這是一本知識史而非純科學專書，但本書綜述了數百年來的視知覺研究，也可視之為一本寫給行外人看的神經與認知科學入門書。這也是一本有關情緒反應、同理心、視覺歷程如何型塑人類藝術經驗的神經科學與心理學論著，說明了藝術與科學互動的過程。

另外一本是直接用現代科學，研究心智經典議題，由舊金山加州大學生理系教授 Benjamin Libet（1916-2007）在 2004 年出版的 *Mind Time: The Temporal Factor in Consciousness*（心智時間：意識的時間因素），係以意識研究史上首次獲得的神經活動實驗數據，說明意識性覺知與無意識心智功能的產生機制。作者依此提出對身心一元論與二元論、自由意志的存在與否、主觀心智如何影響自主性行動等項困難問題的不同看法。裡面有很多令人驚訝的實驗結果，顛覆了神經生理與心智功能的基本想法，引起學界廣泛重視與不停的爭議。

這兩本書的譯注總結了我最近幾年所經歷的，科技與人文藝術互動下實質衍生的問題及其解方。

（February 18, 2020）